

• 港台文叢

香港萬花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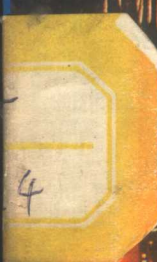
XIANGGANG
WAN HUA
TONG

馮偉才 著



海天出版社

GANG TAI WEN CONG



責任編輯 邵泰芳
裝幀設計 謝 瀾

書 名 香港萬花筒
著 者 馮偉才
出版者 海天出版社(中國·深圳)
發行者 海天出版社發行
廣東省新華書店經銷
印刷者 廣東省韶關新華印刷廠
版 次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開 本 850mm×1092mm 1/32
字 數 100,000
印 張 4

●港台文叢

香港萬花筒

●馮偉才 著

香港的菲籍女傭



香港人眼中的色情電影



香港青少年與軟性毒品



電子遊戲機與你



香港青少年的日本崇拜

香港的色情事業



她們都不願做女強人



“集團”活躍馬場
馬會有心無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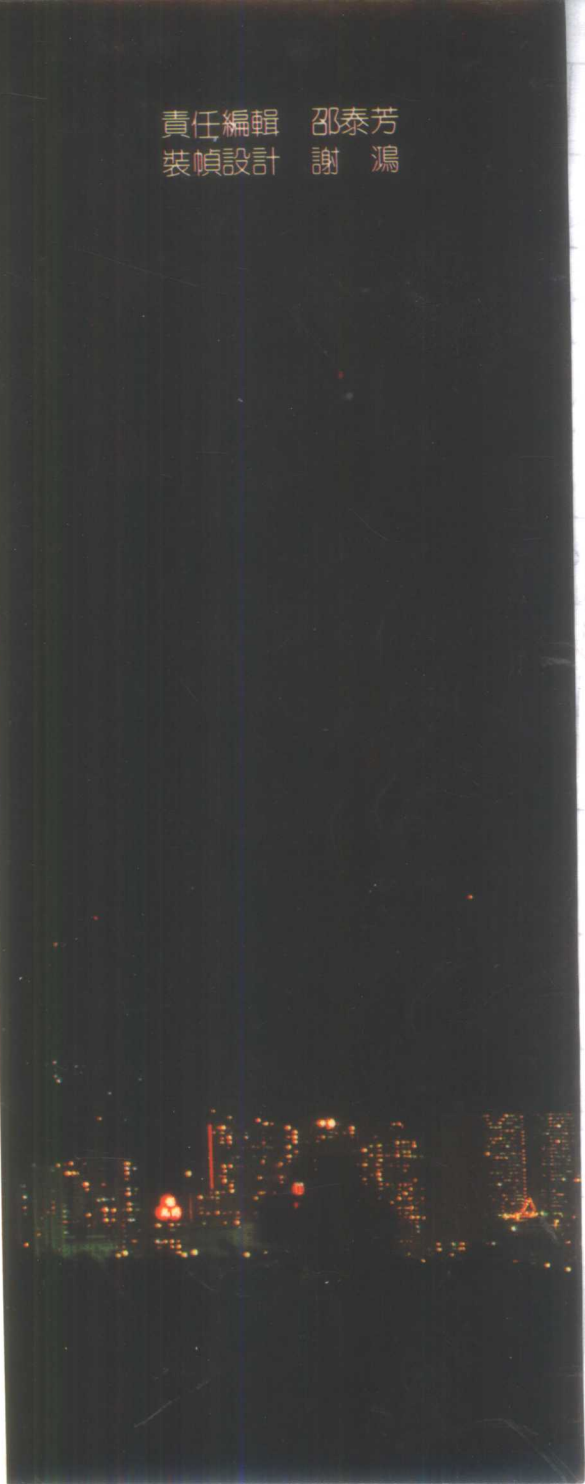


海天出版社

中國·深圳

一九八七年四月

責任編輯 邵泰芳
裝幀設計 謝 瀉





馮偉才，廣東南海人，一九五二年生於澳門，翌年隨家人來港定居。小學畢業後開始踏足社會，曾幹過多種不同行業，中學教育在夜校完成。曾任補習教師、電影公司翻譯、電視台配音部職員、書店經理、雜誌編輯。七九年四月進入《新晚報》任職記者，後轉為副刊編輯，主編《星海》文藝版、《風華》思想版及《書話》版。八二年八月離開《新晚報》後，曾在《明報月刊》、《百姓半月刊》先後任編輯及執行編輯，八五年四月轉往「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任職節目推廣主任半年，現為香港藝術節新聞及出版主任。已出版的著作有《文學·作家·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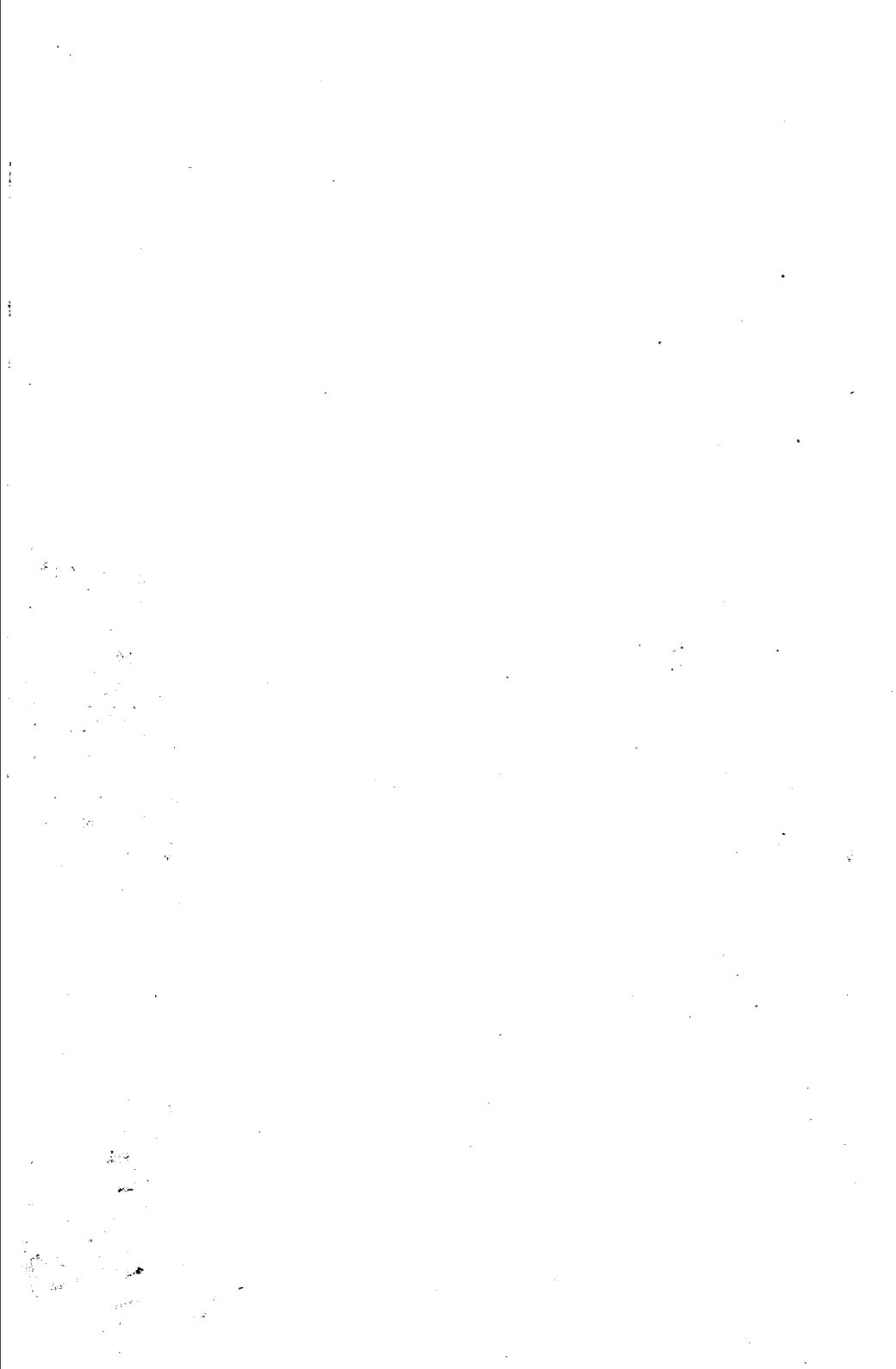
目 录

- 1 香港的非籍女佣
- 3 谁怜菲佣苦?
- 6 菲佣介绍所
- 8 菲佣的星期天
- 10 菲佣中的“害群之马”
- 13 香港人眼中的色情电影
- 15 什么是“色情电影”?
- 17 “色情电影”的“公式”
- 18 香港人爱看怎样的色情片?
- 电检尺度与“性电影”
- 19 ——访电影检查总主任赖鹏
- 21 女性眼中的“色情电影”
- 25 香港青少年与软性毒品
- 27 软性毒品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吗?
- “青少年滥用软性毒品问题不严重”
- 30 ——禁毒处如是说
- 戒——谈何容易?
- 32 ——看青少年吸毒心理和行为
- 34 香港常见软性毒品的特性
- 37 附录：“关注滥用软性毒品联席会议”的意见书
- 39 香港青少年的日本崇拜
- 41 青少年为何崇拜日本偶像?
- 43 邓霭霖谈“日本偶像风”
- 45 日本TEDDY BOY“入侵”香港!
- 52 日本连环图雄霸香港
- 55 电子游戏机与你
- 57 电子游戏中心巡礼

- “电子游戏机不愁没有新顾客”
——访宾仕集团董事长
- 60 认识你的对手
- 63 ——击败电子游戏机
- 64 附录一：电子游戏机“世界”
- 附录二：电子游戏机中心——新兴的经济文化
势力 健夫
- 66
- 69 **香港的色情事业**
- 71 从舞厅到日式夜总会
- 74 舞女生涯不是梦
- 77 人肉是商品 愈贵愈高尚
- 83 **麦当劳快餐的“神话”**
- 85 “麦当劳”——一个文化现象的考察
- 91 访香港麦当劳总经理伍日照
- 94 附录：“麦当劳”制度
- 她们都不愿做“女强人”**
- 99 ——香港的白领女性
- 109 **“集团”活跃马场·马会有心无力**
- 115 **艇户争取上岸持久战**

香港的菲籍女傭





谁怜菲佣苦？

和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一样，菲律宾女佣在一般香港人眼中，也是低人一等的民族。但事实上，她们跟其他香港人一样，也有自己的尊严，更懂得受人歧视的滋味。她们离乡别井，只身来香港给人呼喝侮辱，无非是为了赚取在香港人看来是微薄、在她们看来是难得的薪酬而已。在面对雇主的时候，她们有苦无处诉，只是到了星期天，跟其他乡里聚在一起时，才有互相慰解和发泄的机会。

初来埗到的菲佣，最容易患的是思乡病，尤其丈夫子女都在菲律宾的，更是每晚背人垂泪，思念家人。而令她们最开心的，是收到家书的时候。虽然不少菲佣陶醉在多采多姿的香港都市生活，乐而忘返，但大多数菲佣只是在香港干二年至四年，储够了钱便返回家乡跟家人团聚。

对一个菲佣来说，在香港赚取一千六百五十元的港币，就等于她们在菲律宾所赚取的三、四倍。因此，对于一些不合理的待遇，她们往往逆来顺受。但有时候，她们也会受不了的。有一个中国家庭，请了一名菲佣，女主人对介绍所说，她的家务简单，该名菲佣的工作会很易做。但事实是家务繁多，工作稍不如那神经质的女主人的意思，便遭喝骂。最后菲佣终于受不了了，她到介绍所哭诉，要求终止合约，说宁愿不要回程机票也不愿再在那个家庭工作。

虽然许多菲佣都表示中国家庭对她们很好，但她们大多喜欢给美国人或欧洲人的家庭打工。一名常跟菲佣在一起的非侨这样说：“许多菲佣都说中国家庭不好做。他们总把菲佣视为低等的人。比较上，菲佣比较喜欢欧洲人的家庭，因为他们把菲佣当作平等的人看待。”

地位的低微

然而，不是所有中国家庭都歧视菲佣的。Hong Kong Balitz 的一封菲佣的来信便反映了雇主的态度是会视菲佣的表现而改变的。嘉雯一九七八年来港，她的雇主余太太对她很苛求，只是吃

饭和睡觉时间才给她闲下来。初期，嘉雯觉得很难受，也不快乐。她打算做满两年便不再续约。但是，当嘉雯对工作熟练了之后，余太太对她便越来越信任，并且还把她初生的婴孩交给她照料。嘉雯照料婴孩和打理家务的表现，越来越令余太太满意，甚至把她视为家中的一分子。她再不用余太太吩咐她干这干那，每样事都做得很妥当。余太太也欢迎她的朋友来探访她，而她也很有自觉的就算放假也在晚上十时前返回家里。嘉雯现在不打算转换雇主了。

能够遇上好雇主的菲佣也许不多，但就算遇上了，也得要自己有所表现才能受到雇主的礼遇。事实上，有些菲佣只是一心一意的来香港赚钱，但又想不到当女佣是这么辛苦的，于是便满腹怨言，都怪雇主的不是。然而，也不容否认，有些雇主实在是太苛求的。一些菲佣说，她们放假日不喜欢那么早回家，她们宁愿到的士高跳舞，尽情发泄，兴尽了才回去。因为，“早回去雇主一样叫我们工作的，他们不会理会那天是我们的假期！”

寂寞的难耐

一般人的看法，菲律宾女人在男女关系方面都比较随便，一家菲佣介绍所的负责人说，他相信百分之七十的非佣的男女关系都很随便。但是 Hong Kong Balita 的驻港编辑 Lorna Gelizon 则不同意这个说法。不过，她认为菲佣远在异乡，自感寂寞，结交一下朋友也不算什么。而且，有些菲佣来港之前，可能借了很多债，或者来港后情绪低落，对很多事情失望，这都是使她们容易搭上异性的原因。

有人说过，菲佣是香港卖淫市场的另一个货源，有些菲佣在业余时喜欢从事卖淫勾当。Lorna Gelizon 也不同意这个说法。她指出，来港工作的菲佣大多是良家妇女，她们也有自己的尊严。虽然不可否认，有些人为了家中需钱急用，不得不出卖身体，但为数不多，而有些人更是为恶势力所迫才出此下策的。事实上，菲律宾女人要来香港卖淫不难，她们很容易拿到旅游香港的护照。

金钱的引诱

也许是一般的印象都认为菲佣的性关系很随便，因此星期天有些男人便会到中环碰碰运气。据一些菲佣说，她们也常见到一些菲律宾及印度或巴基斯坦人在她们附近徘徊，但她们并不是都愿意理睬那些男人的。一名菲佣说：“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以为我们是很容易上手的，他们以为我们都很贱。不过，有些菲佣确实不争气，她们为了吃喝玩乐，就随他们去，有时甚至跟他们上床！”

由于菲佣的地位和无助的处境，使她们成为某些男性心中性侵略的对象。就以男主人跟菲佣有染的例子来说，虽然不算常有发生，但也间有所闻。一名菲佣说，她知道有些菲佣给男主人搞大了肚子，迫于无奈去堕胎，也有走到劳工处去投诉的。一个菲佣更因为跟十七岁的少主人发生关系，而被那家人终止了合约。另一个菲佣因为给男主人诱奸了，女主人不愿意张扬，以莫须有的罪名终止了她的合约，把她送回菲律宾。也有一个较“幸运”的菲佣，给印度籍的男主人弄大了肚后，经女主人同意，留下来当“第二夫人”……。

生活的无助

香港的非佣所遭受的不平待遇，起初可说投诉无门。但近两年香港的非侨和非佣，为了照顾同胞身心方面所受到的不平，纷纷成立了一些帮助她们的组织。已知的计有 Association of Promotion for Public Justice, Filipins Mrgrant Workers, Filipinoian Luczviminda Masarlika, Philippine Benelent Missonary Association, Misson for Filipino Workers ……等。

据这些组织的发言人表示，他们接触的非佣所遇到的最大一个问题，是无处容身。他们说，许多家庭，尤其是中国家庭，常常无缘无故的中止合约，并且连夜把她们赶到街上。而这些菲佣便只有向他们求助。现在（一九八四年），这些组织正在计划设立一个收容所，让无家可归的非佣能有一个安身之地。据悉，这

个收容所在两个月后便能出现，届时将能解决菲佣的一部份问题。而一份英文报纸Hong Kong Balita，则在八三年十二月发行（在菲律宾印行），专门报道香港菲佣关心的菲国新闻和香港菲佣所遇到的问题。这份报纸最近还搞了个“香港菲姐选举”（Ms Hong Kong Balita），也给香港的菲佣一个选美机会，不让香港的小姐专美呢：“选美”之后，她们再会来一个最佳“爹哋妈咪”的选举，让香港的菲佣选出她们所遇到的最好的男、女主人。

菲佣介绍所

现时在香港当女佣的菲律宾妇女，已超过二万名。她们都要通过香港的菲佣介绍所的推荐，和香港移民局的批准，才能从菲律宾来港。一般来说，负责的非佣介绍所，会按照人客的要求，而给他们找到一个合适的菲佣，但也有个别只为了赚取佣金，结果是“货不对办”，令人客对菲佣失去信心的。笔者便有朋友有这样的经验：介绍所说那是一个甚有经验的菲佣，懂得煮中国菜，懂得照料婴孩，结果却来了一个可说全无经验的菲佣！

此外，更有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所谓介绍所，以招聘菲佣为名，其实是为卖淫市场增加新血。专为香港的菲佣印行的一份周报《Hong Kong Balita》，在五月六日的一期便有一段这样的故事：一个自称是“英国人”的男人，在菲律宾登广告招聘女佣到香港来，结果有差不多四百个菲律宾女佣被合法地接来香港后，被迫卖淫。一名受害者的妹妹从她姊姊的来信中，得知事情发生的经过——

马兰娣的姊姊有一天偶然在菲律宾的报上看到一段聘请女佣人的广告。她拨了广告上的电话号码（那是属于一家菲佣介绍所的），但对方再给她另一个号码。接电话的人自称柏德逊罗渣，他说他是英国人，住在新界西贡。马兰娣的姊姊总共付了一万二千比索，取得了护照（后来发觉护照是已报失的）和香港入境证。九天之后她起程赴港。到了香港后，她和另外十六个“菲女”一起，被柏德逊与三名同党禁锢在新界的一家屋子里。此后便被迫卖淫。幸好屋子附近的中国人同情她们，给她们代转书信。根据她们的书信，她们接的客大多是菲律宾海员。马兰娣的姊姊央

求妹妹设法救她逃出魔窟。

当然，正如蔚杰仕（Contex）菲佣介绍所和环宇菲佣介绍所的负责人不约而同地表示，所谓“树大有枯枝”，在这一行里面很难说是没有败类的，但是绝大多数都是正正经经的做生意，赚取微薄的佣金。

蔚杰仕介绍所的老板是外国人，该公司的负责人李小姐说，他们的客路大多是外国家庭，都是住在西贡或半山区的有钱人，或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等，因此他们为顾客选择菲佣的时候会比较严格。他们对菲佣的面试要求也高。他们先在菲律宾考查所有应征者的履历，其中最基本的条件是要懂英语，其次是愿意苦干，那些外表不大正经，涂了手指甲的通常都不会入选。据环宇菲佣介绍所经理源植梁先生表示，他们面试一百个，只能选出三十多个罢了。

环宇菲佣介绍所的客路大都是中国家庭，但他们的基本要求跟蔚杰仕没有多大分别。而两家公司都提供家政课程，让那些没有经验的菲佣有所准备。他们更先让她们知道雇主的背景，好等她们有个心理准备。

一个菲律宾女佣被介绍所接纳后，便要提供其本人的健康报告和其他证明文件，如合格便跟雇主签约，开始其在香港的菲佣生涯。

在香港方面，要聘请一名菲佣，雇主应要有年入九万的收入，并要提供菲佣的来回机票，和一纸两年的合约。按现在（一九八四年）劳工处的规定，每名菲佣的月入不能低于一千六百五十港元，如果单方面终止合约，要补给一个月薪水，并支付菲佣的回程机票。

初来香港的菲佣，很多都是勤勤恳恳的，但是过了几个月之后，他们认识朋友多了，大家互相比较，便对雇主或工作环境产生不满。因此许多菲佣介绍所都不鼓励她们星期天到皇后像广场去跟同乡聊天，因为那会令她们“学坏”。有些菲佣经过比较之后，有时会向介绍所投诉，说人家的雇主给菲佣很大自由；人家的家庭人少工作少；欧美人士的家庭比中国家庭舒服……等等。蔚杰仕的李小姐说，菲佣不喜欢印度人和韩国人的雇主，也不喜

欢工作地点在远离市区的新界地方。

男主人与菲佣搞上一手的事情虽不是常有发生，但也间有所闻。环宇的源先生说，为了防范于未然，他们绝不敢聘用那些样子漂亮的菲佣，因为，就算她们不在雇主家中搞出事情，也会给那些菲律宾男人带坏的。只要是贪钱，爱享受，漂亮的菲佣就很容易失足。

由于近年菲佣大量涌入，菲佣介绍所便成了一门新兴的生意，但是一般都不是专业性，只是有些公司早已跟菲律宾有生意来往，便趁机多做一门生意。也有象蔚杰士和环宇的，都是因为做设计工程和地产生意，所以才兼营菲佣介绍。源植梁说，通常他们介绍一个女佣只赚三数百元，开头因为开支大，是很难单靠它维持的。

菲佣的星期天

上午九时

每个星期天，只要你到中环的皇后像广场附近走走，都会发觉几乎碰面都是菲律宾女人。她们绝大多数都是从菲律宾专程来香港当女佣赚钱的。香港人习惯称呼她们为“菲佣”，有些甚至还以耻笑的口吻，称呼她们为“宾妹”。

星期天早上九时左右，中环的皇后像广场公园渐渐的被从各方涌来的菲佣“占据”了。一些菲佣铺上了蓆，几个人一堆的围坐在旧高等法院的走廊上。公园两旁有盖的石凳也渐渐布满了菲佣，有些迟来的只有坐在花圃边沿上，或者行人道旁边的石阶上。

上午十一时

天星码头的出口处，也站满了等候朋友的菲佣，每一班船，都走出一批菲律宾人，她们有的望到了等候的朋友，有的径自到其他约定的地方去。

十一点钟了，沿着天星码头到大会堂、皇后像广场公园一带，再折返置地广场和中区邮政总局门前，已成了菲律宾女佣的天下。

在天星码头出口处，一群菲佣在叫卖着什么，那是一些菲律宾的“八卦周刊”，是专门报道菲律宾娱乐新闻的杂志报纸。其中一个说，杂志是她们从菲律宾订来的，她们每个星期都到这里

来赚些“外快”。

正午十二时

另一边，一群菲佣在售卖一份英文和菲文的报纸Hong Kong Balita；这是特地为香港的菲律宾人出版的报纸，专门报导菲律宾的新闻，其中还设有读者来信栏，让在香港工作的菲律宾人吐吐心事。一封读者来信提到：Laguna太太抛开失业的丈夫和家庭，从马尼拉只身来到香港当女佣。但过不了多久，她丈夫来信恐吓她，说如果她不回去，他就要杀死他们的子女。他并且指控她在香港干皮肉生涯的勾当。Laguna太太现在正不知怎么办……

下午一时

在码头出口的邮箱旁边，打扮得花枝招展的Stella正把信封好，放进邮箱内。她说，她在信上告诉家人，她将在六月中放假期间回去小住。她来了香港已差不多两年，现在是头一次回乡，所以很开心。说话间一个菲律宾男人和两个同样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菲佣走过来，把她迎了去。

Winne和Vitoria今天来得比较晚，她们和几个朋友坐在皇后像广场公园行人路旁的台阶上谈天。来港当女佣已经五年的Winne说，她很喜欢香港，但不喜欢当女佣，不过以她们的身份，很难找其他工作做。她已经换了三个雇主，三个都是中国人家庭，“这三家人对我都好。”她说。她旁边的Vitoria已来港三年，也说中国人家庭对她不错。

问她们为什么总爱星期天在这里聚会，她们说：“来交朋友，谈谈心嘛！”

“怎样交朋友？”

“我向她们微笑。”Winne说。

Winne是教徒，每星期天她都上教堂做弥撒，然后来皇后像广场会会朋友，倾诉工作中遇到的不如意事情。这天，她跟朋友说，她的男主人似乎对她有所企图，她正不知怎么办。转工吗？合约还没有满，而且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发生什么事，她很难开口

说是为了什么原因要提早解约。

下午二时

下午两点多了，皇后像广场的每个角落，仍然布满不同年纪、不同体态的菲律宾女人。有些菲律宾女人的身旁，站着或坐着一、两个菲律宾或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男人，他们有些是老相好；有些萍水相逢之后成了朋友；有些可能是今天才认识。

在另外一些菲律宾女人的附近，此刻正站着或坐着好几个单身的男人，他们的眼睛象在找寻猎物似的；他们也许听说过，菲律宾女人很容易跟男人上床；

在菲律宾女佣中，Winne可以说得上年轻漂亮，但她很讨厌那些来吊膀子的男人。“他们以为菲律宾女人都贱，可以随时跟他们上床，其实不然。我是不理睬他们的。”

在置地广场的那边，两名印度人金睛火眼地打量着坐在石凳和台阶上的菲律宾女佣。突然，他们走到两个菲佣前面，不知说了些什么，那两个菲佣不大愿意理睬他们，但两个印度人还不死心，再讲了约两分钟，结果还是无功而退。

差不多同一时间，一名菲律宾男人走到两个菲佣面前，也说了一番话。其中一个菲佣没有答腔，另一个则微笑地摇了摇头。那菲律宾男人又再讲了几句话，两个菲佣互相望了一眼，犹豫了一会，有点顾虑地站起来。菲律宾男人看见已经成功，便招手叫他那站在对面马路的同伴过来，然后四人一道走远了……。

菲佣中的“害群之马”

甘愿抛家弃子，离乡别井，来到异地做工赚钱的菲律宾女佣，无疑是值得同情的。然而，她们的工作表现有时候会令雇主不满，以下便是其中两个例子：

陈先生夫妇在银行任职，是月薪超过万元的中产阶级。前年陈太生了一个儿子后，通过菲佣介绍所雇用了一名菲佣玛莉，负责照顾孩子和家务，“一脚踢”。

根据菲佣介绍所的资料，玛莉三十三岁，在菲律宾有丈夫儿女，懂得家政和带孩子。但玛莉上工之后不久，陈太便发觉菲佣